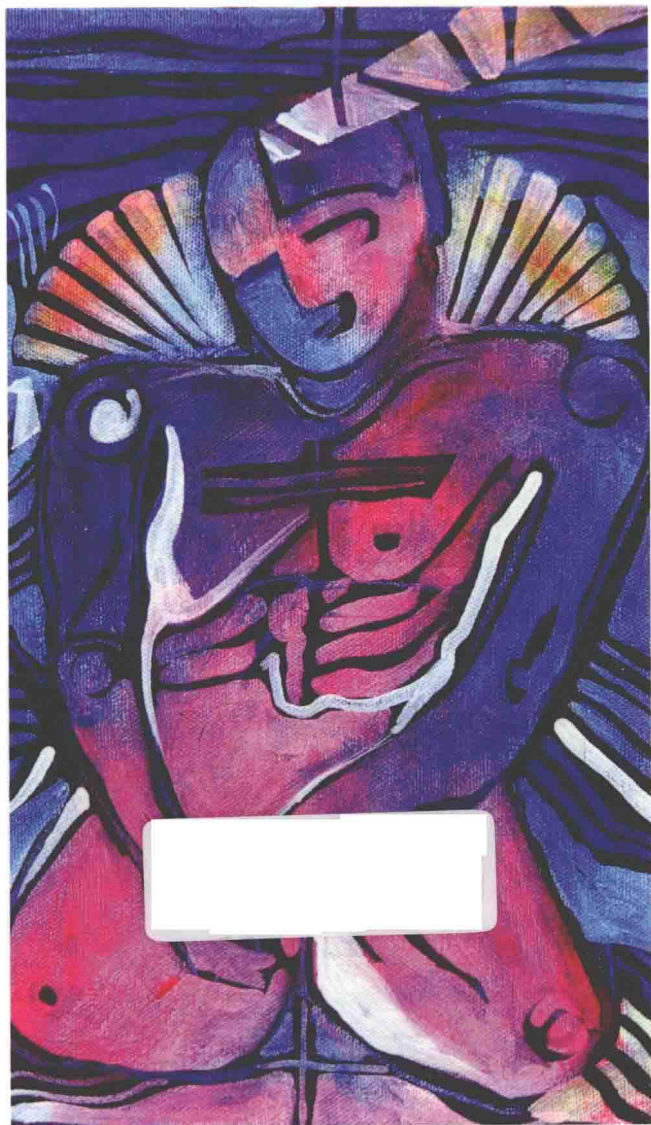


情侣手记

残雪 著



情侣手记

残雪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情侣手记 / 残雪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4. 1

ISBN 978-7-5404-6527-8

I. ①情… II. ①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98958号

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陈小真

装帧设计: 弘毅麦田

版式设计: 周基东工作室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201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89 mm × 1194 mm 1/32

印张: 9

字数: 160,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6527-8

定价: 25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序

在沙漠地带之下的深土层里，有无名小动物们在辛勤地耕耘。这些从来不露面的动物是吃土的。它们所进行的耕耘运动的方向是垂直的，只不过这个方向不是它们用眼睛看见的，眼睛早已退化。垂直的运动是同大地的律动一致的，它们用身心配合着这种大自然的律动。这些景象就是我的一篇短篇小说里所描绘的我的艺术之魂的形象。

有一位具有慧眼的异国读者指出，我的小说所描绘的风景就是创作过程本身的风景。这样的读者无疑是具有创造力的。这也意味着，阅读残雪的小说需要一定的创造力。这种特殊的阅读不能只盯着字面上的公认的意思，因为你所读到的是灵魂发出的信息，你的阅读就是

唤醒你自己的灵魂来同作者的灵魂进行沟通。灵魂之间是可以相通的，这是我的信念。

已经有三十年了，我对短篇的写作情有独钟。我认为最美的短篇应该是那种元气十足，勇敢无畏地向着纵深地带开拓的表演。我在写作中力求使自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。这套残雪作品系列（《侵蚀》《情侣手记》《一株柳树的自白》《紫晶月季花》《垂直的阅读》）所收录的短篇小说，是我这十年里创作的最新作品。我对自己的这些表演很有信心，我将它们交给我的读者来评判。我在国内和国外都有一些能够与我互动表演的读者，他们的人数还在渐渐增多，对一位辛勤的写作者来说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欣慰呢？我愿用这些新作品同他们共勉！

我的创作一直在层层深入，这些作品是孤独探险的产物，同时也是沟通的产物。这两种反向的运动是同时展开的。因为我们人类，是这大地上的高级灵物，沟通使我们具有无比开阔的视野。在最最黑暗的处所，在举步维艰的险境中，自然母亲那悠远的呼唤传到我们耳中，充满了我们的身心。同我以前创作的短篇相比，这些奇异的故事大概是纯度更高，更具有普遍意义，也更接近核心了吧。它们发生在与死亡接壤的地带，显示出义无反顾和孤注一掷的决心。它们暗示的是：人，可以像这样活在艺术当中。

众所周知，三十年来我所进行的是没有退路的实验文学的实验，国内从事这种文学实践的人非常少，应该是由它的难度所致吧。要写这类的短篇更是难上加难，因为你必须“心死”，必须有长年累月囚禁自己的毅力，你的精神才不会迸散，身体才不会懈怠。我在此将它们献给爱好灵魂文学的读者，也是为了做出一个榜样，让那些孤独的心灵对自己更有信心，也使他们更有勇气地投入这种匪夷所思的操练。在物欲横流，精神废弃的时代，始终如一地关心灵魂生活的人是时代的先知，自觉地意识到身负的义务是大自然对我们的期盼。不论你是写作还是阅读，只有独特的创新是其要义。

“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”，相信我的大部分读者都能体会到这些深邃的篇章里所透出的功力。也许我的新作会带动一些新人同我一道前行，我愿做这样的幻想。若如此，那将是我这名老艺术家的最大幸福。

残雪

2013年12月18日

目录

树洞	001
袁氏大娘	022
庭院	041
盗贼	054
枣村	079
情侣手记	104
龟	126
暗夜	145
末世爱情	196
小姑娘黄花	234
月光之舞	263

树洞

我的父母早就去世了。他们给我们兄妹在小城里留下一套房子，我和妹妹住在这套旧房子里挺安稳的。白天我在街道的螺丝厂上班，妹妹在外面捡些破布头啦，碎玻璃啦，橘子皮啦之类的废品垃圾去卖，日子倒也混得下去。可是前不久发生了一些问题。先是妹妹小三捡回一把旧铜壶，我们还用那铜壶烧了几天开水。没想到铜壶的主人很快就上门了。她是一个老婆婆，我们在小城里从未见过她。她进了屋，在桌边坐下，然后拿出她的证件给我们看。

证件上写着她叫刘淑娥，是乌蓬乡的农民。她说我们烧水的铜壶的手把上刻得有她的名字。我拿出铜壶一检查，是真的。但是她并不是来要回铜壶的，她说她是

螺丝厂的领导派来照顾我们兄妹的生活的。她还说了个领导的名字，说得蛮顺口的。那么铜壶是怎么回事呢？铜壶归铜壶，不要去管它了。现在的麻烦是这个乡下妇人要住到我们家里来了。

妹妹噘着个嘴，在老婆婆的身后砸烂了一个酒瓶以示抗议。但这个刘淑娥根本就不在乎她的抗议，她是那种倚老卖老的类型。我考虑的是一些实际问题。现在我同妹妹的生活只能勉强维持，她来了拿什么给她吃呢？领导怎么连这一点都没考虑到呢？如果现在赶她出门吧，我又担心丢了螺丝厂的工作。我这个做哥哥的是家里的家长，可不能轻举妄动啊。我决定第二天去厂里探探风声再说。

刘淑娥当天就在我家住下了。她倒也不讲究。就从什么地方背来一床草荐放在客厅角上，再在上头铺床破毯子就睡下了。我知道她夜里睡得很不好，同什么人吵架，口里发出含含糊糊的声音，像是很愤怒。

第二天我走进办公室，两位厂长客气地招呼我坐下。我眼睛看着地板，吞吞吐吐地提起刘淑娥的事。他们的反应很怪，既不像知情人，又不像不知情。后来他们就称赞我“做得对”。我提出生活费的事，鼓起勇气诉说了我的困难。

“你不要急，”刘厂长安慰我说，“这种事厂里会有考

虑的。你刚才说的事引发了我的思考，像这种助人为乐的老人在我们社会里应该获得什么样的地位呢？”

“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”曾副厂长附和道。

由于他俩都在考虑刘淑娥的地位问题，我觉得不便打扰，就出来了。出来之后我又很后悔。为什么我进去时不首先提出我的疑问让他们来解答呢？尤其是关于那把铜壶。我傻乎乎地将事情从头讲起，他们一定以为我只不过是作为职工向厂里报告情况罢了，这样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来帮我解决问题了。不过现在再要赶走刘淑娥已经迟了，领导已知道这事，而且表态说“厂里会有安排的”。如果我和妹妹赶走这名“助人为乐的老人”，我在厂里的工作也没有了。

我越想越心烦，结果上班时出了好几个废品，受到班长严厉批评，还要扣发工资。下班走出车间时，我觉得自己简直没脸见人了。

我妹妹小三没有到市场去买菜，她要袖手旁观，看看这个老婆婆在我们家里吃什么东西。刘淑娥并不慌，她中午到街上吃了碗面就回来了，大概晚饭也准备如此打发。看来她身上是有钱的，只是不给我们用罢了。她也不帮我们做家务，她坐在她的草荐上，戴上老花镜，拿出一本农历书来翻阅。我很看不惯她那种样子，她认

得字，这没什么了不得的。好在她也不来找我们聊天什么的，所以尽管讨厌，还可以忍耐。看样子她也不爱聊天。

白天我上班去了，不知道她在家里干些什么。据妹妹说，她什么都不干，就坐在那里看她的历书。中午时分，来了个女人，是她侄媳妇，一来就哭哭啼啼的，诉完了一肚子委屈后又要在她这里住下。她满口应承，就好像这里是她的家一样。后来她居然叫侄媳妇去街上端了三碗面回来，把我妹妹也叫到一起吃了中饭。到了下午，刘淑娥又亲自带了侄媳妇去菜场买菜，买回又让侄媳妇做好。我一回家就看到一桌饭菜摆好了。妹妹对我说，以后她就天天这样干，让这个老家伙出钱买吃的。

那侄媳妇就同刘淑娥挤在草荐上睡。但新来的女人是个不安分的人，夜里拳打脚踢的，不时还尖叫几声。早上我一看，客厅变成了牛栏屋，草荐被扯烂了，稻草东一团西一堆的，而那位刘淑娥还没醒，就蜷缩着身子睡在水泥地上打鼾。

那女人从厕所里走出来，看着窗外愤愤地说道：

“在这种地方过日子实在受不了。毒蚊子啦，苍蝇啦，时时刻刻要人命。喂，小伙子，你死守在这栋房子里干吗？还不如去乡下，清静清静的。”

“你们乡下才有毒蚊子和苍蝇呢！”我反驳她道。

她哈哈大笑起来。这一笑，就把刘淑娥吵醒了。刘

淑娥揉了一把老眼，从地上站起来。她问侄媳妇她的老花镜哪里去了（大约她又想摆格了吧）。侄媳妇跪在地上，在稻草里头扒拉了半天才找出那副老花镜。

我看着满屋狼藉，忍不住对刘淑娥说：

“你侄媳妇说还不如回乡下呢！”

刘淑娥听了我的话一愣，但马上又释然了。

“是啊，”她说，“我也这样想呢。我们屋后的森林里，遍地都是蘑菇。这种天，随便找个树洞住下来就行了，不愁没吃的。那些树洞，有你这间房这么大。”

“那你还不走？”

“你这傻孩子，我怎么能丢下你们不管呢？”

我在上班的时候心里惴惴不安，担心家里要出事。刘厂长在中午休息时过来了，他主动问我是否同刘淑娥老人家合作得很好。我回答说是的。他大大地高兴了，竖起拇指夸我遇事沉着。走出车间的时候，他还像小孩一样跳了两跳，惹得大伙儿都拍起手来。

同事们都很眼红我，说，这种美事怎么就没摊到他们头上呢？想想看吧，不但来了个不要钱的保姆，还负担家里的伙食，这不是一步登天了吗？

“怪不得这小子不好好干活了，原来家里有了后援！”

我妹妹很快就同她们打成一片了。妹妹本来就懒，惰性重，以前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参加劳动。现在可好，

来了个开饭的，妹妹酒瓶子也不捡了，天天睡得很迟才起来。到了中午，就由那媳妇在灶上胡乱煮点面糊糊，给三人充饥。要等到晚上再正式做饭。我虽厌恶她们这种生活，也不敢说出来。我一开口，妹妹就凶得要命，在气势上完全将我压倒了。后来她不知从哪里搂了一大捆草回来，铺在客厅里，毯子也不要，就直接睡在稻草上了。到了夜里，她也伙在一起大喊大叫，还扔枕头，闹得不可开交。

家里现在是三个女人，我一个男的夹在中间实在是不方便，而且她们又占着客厅，我每天都得从她们面前进进出出的。即使她们根本不注意我，我也还是感到别扭。为了逃避这种处境，我就到我的好友张自安家里去搭餐了。一般在他家吃过晚饭后，又到街上晃荡，快到睡觉时分才回家。我不管她们在家干些什么，我也不想知道，我心里烦。

当我在吃晚饭的时候小声地、谨慎地将我家里的事告诉张自安的时候，张自安的媳妇春玉就大声嚷嚷起来了。她说她还巴不得自己有这样一个亲戚呢，不但不添麻烦，还从经济上给予援助，简直是太得便宜了。

“我早听厂里的人说了这事。没想到你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像你这么乖戾的性格，今后是很麻烦的啊。”

她说话时还白了我一眼。我本来期望张自安会像平时一样打消她的嚣张气焰，没想到他只是低着头坐在饭桌边，一声接一声叹气，明明是在为我感到难过。

“我可不是反对你来搭餐啊，相反，我是很欢迎你的！”她又补充说。

“春玉说的是真心话。”张自安连忙附和她，“有一件事我一直忘了告诉你，春玉同那刘老太太是同一个村的人呢。”

我吃了一惊，想向春玉打听点什么又不敢开口，因为我觉得事情渐渐地错综复杂起来了。我就等着，等她自己说出来。她果然开口了。

“刘老太这个人啊，见多识广。”

她说了一句就没了下文。一直到我告辞她也没再说什么。

我仍然认定刘淑娥是厂领导的亲戚，如果她不是的话，我早就把她和她侄媳妇赶走了。我只能按厂长的指示同她“合作”，没有别的办法。至于妹妹，她要随波逐流我也没办法，总比到外面去做坏事好些吧。比较难对付的是她们夜里闹得太厉害，我把门关得紧紧的，门缝上贴好纸条，还是无济于事。她们几个像要翻天似的。我只好找妹妹谈话了。这一阵子她已经根本不听我的话，也不把我当哥哥了。我委婉地提出来要她收敛一些，免

得邻居有意见。

“我根本就没有闹，我在睡觉，是你自己心不静。”
她一口否认。

我十分生气，就向她指出早上客厅里的一片狼藉，还有夜间发出的巨响，被打坏的水罐。我越说越冲动，拍起桌子来。

“我们都在睡觉。”她阴沉而强硬地回了这一句，走开了。

她的反应让我迷惑不解。是谁在这屋里闹腾呢？

没几天又来了两个女人，刘淑娥又充当好客的主人留下了她们。新来的两个女人样子长得很难看，老在挤眉弄眼的。自然，她们又是刘淑娥的亲戚。其中一个叫吴素娥的特别爱哭，没说几句话眼圈就红了，还将自己到这里来做客称为“充军”。妹妹又搬来几捆草铺在地上，将客厅里的饭桌也弄走了，整个十六平方米的厅屋成了个大通铺。我经过厅屋到我自己的房里去，就得从她们的铺上踩着过去。不过她们一点都不在乎，看得出她们都有心事（包括妹妹），但她们的心事都同眼下的一切无关。

那两个女人来了之后，刘淑娥早上就起得比较早了。她倒不是起来做早饭，因为她们根本就不吃早饭。刘淑娥起来之后，就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看历书，她的背像

年轻人一样挺得笔直，口中念念有词。而这个时候，客厅里的女人们还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。我因为要上班，所以也起得早。我到厨房去洗漱时就忍不住要同刘淑娥说话。我对她说：

“刘婆婆，你在城里住久了，一定想念家乡吧？”

刘淑娥放下历书，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道：

“小伙子，你同我们一起到森林里去住吧，那里也是你的家乡嘛。”

“可是我要是丢了工作就会没饭吃啊。”

“怎么会丢工作，厂里领导会为你考虑的。再说到了家乡还怕没饭吃啊。这种季节，蘑菇啦，山鸡啦，鱼虾啦，到处都是。”

“乡下这么好，你的亲戚怎么都要到城里来？”

“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，因为她们都很痛苦啊。我们乡下的痛苦，三言两语说不清，说出来你这样的城里人也不会相信。我只告诉你一点：我们那里的人，生下来心里就很苦，周围环境那么好，还是治不好我们的病。”

刘淑娥似乎不愿再谈下去，就又坐下来，继续她的研读。我朝那本金黄色的小书瞥了一眼，看见她翻开的那一页上画着一条状似百足虫的怪物。

家里闹腾得更厉害了，客厅里的玻璃都被砸烂了两块。刘淑娥已经告诉过我，她们大家心里都郁积着痛苦。

那么妹妹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到了夜里，她同这些女人一样亢奋，她甚至弄了两只有铃铛的脚环戴上，在厅屋里跳呀跳的，像疯了一样。我也起来过两回，借着朦胧的月光，我看见那几个女人在稻草上滚过来滚过去的，有时又披头散发地立在那里。如果我向她们走近，她们就直挺挺地倒下去，吓得我赶紧回到了自己房里。

可能是女人们的痛苦感染了我，我上班的时候也变得无精打采的，同事们说我的模样“就像刚从噩梦里头出来一样”。我心里还暗暗地焦急，希望厂领导看出我的困境，把刘淑娥她们遣走。但是这样的转折并没有发生，我每天仍然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，夜里睡不好，白天干活也走神。我又出了两个废品，但这一次，没人来训斥我，也没扣我的工资（上次也没扣）。厂里就好像对我放任自流了似的。我想，他们说不定对我失望了，如果这样，我丢掉工作的那一天也就快来了。我注意到，同事们都不主动找我聊天了，他们离得远远的，大概在那里等着看我的险。

下班的时候，刘厂长从后面叫住了我。

“听说你家里有把铜壶？”

“是啊，那是刘婆婆的，上面刻着她的名字呢。”

“好运气呀好运气。嘿，你这个家伙！”他含糊地做